

# 三界宅急送

袁桺双树◎著  
PKD HOME SERVI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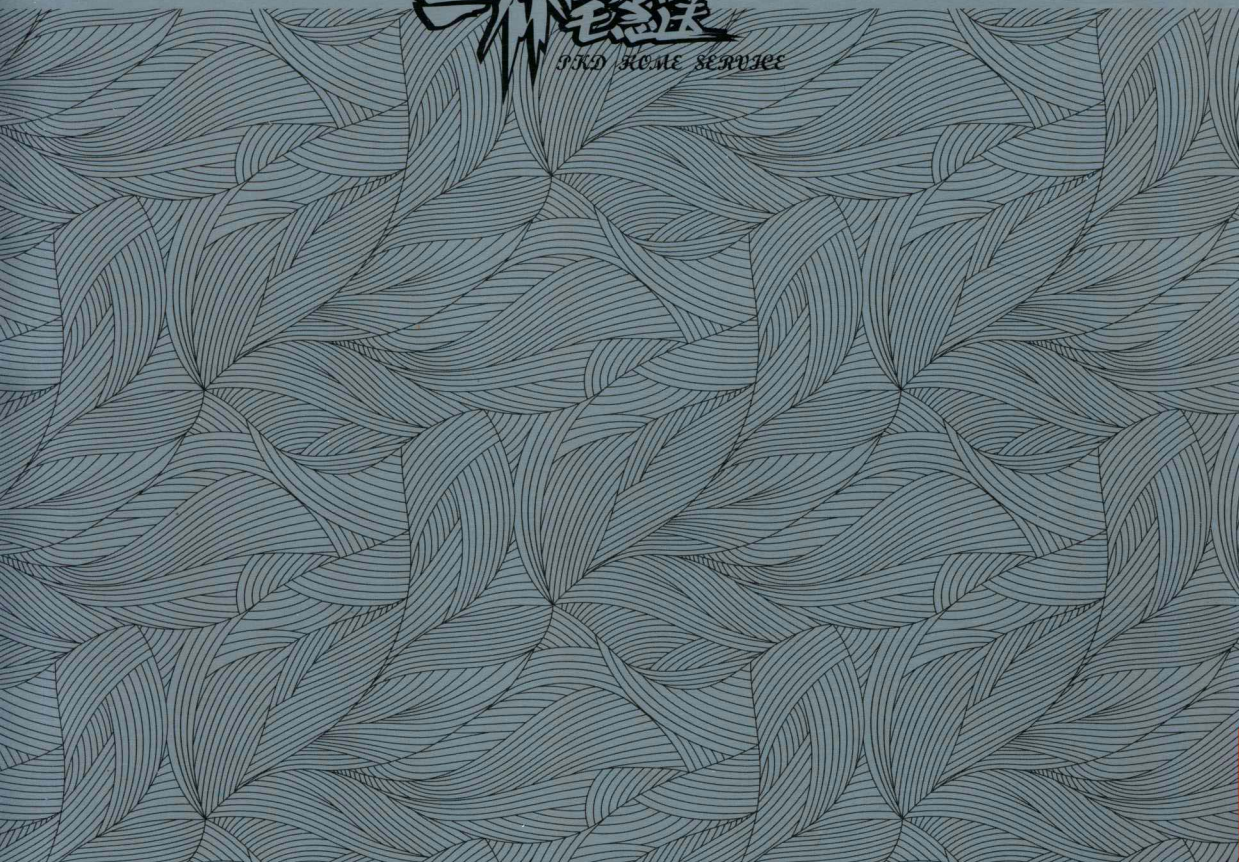


PKD HOME SERVICE  
BY SHA LUO SHUANG SHU 2011  
Conceived, Created, and Designed by Zhiyin Comi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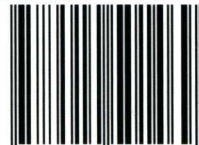
中国致公出版社





上架建议 青春 动漫 幻想

ISBN 978-7-5145-0146-9



9 787514 501469 >

定价：27.80 元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界宅急送 / 裘穆双树 著.

—北京: 中国致公出版社, 2011

ISBN 978-7-5145-0146-9

I ①三… II ①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22184 号

本书由裘穆双树 (童玲) 委托湖北知音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知音动漫有限公司正式授权中国致公出版社, 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中文简体版本, 并取得其他衍生授权。未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和使用。

## 三界宅急送 裘穆双树 著

---

出 版 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牡丹园北里甲 2 号)  
出 品 湖北知音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知音动漫有限公司  
(武汉市东湖路 169 号)  
发 行 中国致公出版社  
主 编 李 靖  
作品企划 知音动漫图书·新阅坊  
责任编辑 李娟娟  
特约编辑 许立为 颜 燕  
装帧设计 李 婕

印 刷 深圳市鹰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mm × 1120mm 1/16  
印 张 22  
字 数 3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145-0146-9  
定 价 27.80 元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68890669)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知音书局调换, 电话 027-68890729)

别叫我狗狗，我只是一只低调的貔貅。

身边这只，是我主人的孩子，勉强叫他小主人。

他也很低调，低调得每天都是一张扑克脸。

在这座人多车多是非多，感情也很多的城市里，

我们是可以背靠背的同伴。

只不过，我偶尔转头时，

也会看到小主人的笑容，跟头顶上的阳光一样灿烂。









三界宅急送  
PKD HOME SERVICE

那个男人太抠门了，肯德基的油条都要打包。  
那个女人太娇媚了，只关心她的发型是否美丽动人。  
那个傻妞就更不用讲了，长了一条猫尾巴还如此欢天喜地。  
那个女人总是跟一条龙在一起，活了成千上万年，  
拨弄算盘，计较金子，市侩又美丽。  
在他们中间，他问自己，这些家伙是谁？  
有人回答，家人。  
家人的意义，有时与血缘无关。



三界宅急送  
PKD HOME SERVICE

这把剑的剑鞘，是我的身体。  
剑锋的光芒，比太阳更加耀眼。  
它很少出鞘，每次出鞘，都要终结一个或悲或喜的故事。  
我没有翅膀，不是拯救天下的神。  
那些向我伸出手的人，我只是顺手拉了他们一把，而已。  
我不敢保证我们会不会一起摔下去，  
但我保证，只要我没死，就不松手。



Written by 袈裟双树  
Illustrated by mario

裴楞双树  
著



PKD HOME SERVICE

三界望急送



知音动漫图书·新阅坊出品  
《漫客·小说绘》书系

有的地方，也许永远去不了。

有的东西，也许永远送不到。

到处都有这样的遗憾。

我是 PKD 的兼职快递员，去那些去不了的地方，投递那些无法送出的希望。

我不爱笑，也不是无所不能的超人，但我明白每一次奔跑的意义与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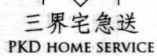
我姓钟，名晓魁。

不是大小的小，是破晓的晓。

——裘櫟双树







# 目录

119 CASE 5 | 火精

091 CASE 4 | 船王

063 CASE 3 | MY WAY

035 CASE 2 | 如山

007 CASE 1 | 武管

293 CASE 11 | 命秤

263 CASE 10 | 贪狼

235 CASE 9 | 绛心

205 CASE 8 | 久年

177 CASE 7 | 青蚨

149 CASE 6 | 蜃街

315 CASE 12 | 晓魁

349 后记





## 楔子

少年摔门而去——“我反对！”

声音坚决得像在念《独立宣言》。房间里，剩下一对衣着光鲜的年轻夫妇，相视而叹。

“青春期的孩子不好管哪。”丈夫挠着鼻子，皱眉道，“要是小时候，我非得揍他屁股！”

“儿子不就是你的翻版！”妻子从鼻子里哼了一声，“你这么大的时候还不如他！”  
看到丈夫脸上有核弹爆发的前奏，她忙补充一句，“你堂姐亲口说的！”

一听到“堂姐”这个称呼，丈夫不禁打了个寒战。

“对呀！”妻子突然来了精神，一拍手道，“要不找她来跟儿子谈谈？”

“嘘！”丈夫突然捂住妻子的嘴，警觉地站起身，憋了三个字，“有杀气！”两人的脸色顿时一变，短暂的眼神交流后，妻子伸出手指，在身前画了个“一”字，低斥了声“开路”！

一团被白雾镶了边的绿光，从空气中的“一”字里溢出，她拽住丈夫的胳膊，二人动作一致地朝前一纵，就这样凭空消失了。

最高的云端里，一对叽叽歪歪的男女骑在一头状若狮虎、金毛耀目、背有双翼的怪兽上，破风疾行。

“魁魁已经过了十七岁生日，她一定会去找他！”

“去就去吧，让那小子吃点苦头也好！还有，都说了N次了，别叫儿子魁魁，很肉麻！”

“你妈也不管你叫舅舅么！我们是他的亲爹妈呢！这么扔下他太不负责了吧！”

“那你留下来！反正你跟那个人也好久不见了，还可以叙叙旧。”

“呃……还是走吧。夫唱妇随，我不会违背你的意思。”

“呸，你显然跟我一样怕见她！”

“你……我回头再跟你理论！倾城，再快点！”

云朵下的城市，一切如常，行人如蚁，车流似水，没有谁看到万里高空上的这一幕奇景。



儿子跑了，父母跑了，装修考究的客厅里，只留茶几上三杯咖啡，冒着无奈的热气。

南瓜灯，南瓜灯，到处都是南瓜灯，这个秋天的夜下，商店里，餐馆里，店员们无一不戴着魔怪帽，笑迎四方客。一群群年轻人，哄笑着从酒吧里涌出，有的穿骷髅装，有的扮吸血鬼，个个脸上都涂得花花绿绿，举止言行，故意鬼里鬼气。

钟小魁从没有像今天这样讨厌万圣节这个名词。

年轻人的嬉闹声一浪高过一浪，任何节日都是狂欢的理由，他们绝不浪费。钟小魁听得心中一阵烦乱，正好脚下一个空易拉罐，他看着闹心，一脚便将其朝身旁一条看似无人经过的小巷里踢了过去。

半晌也没听到易拉罐落地的声音。倒是一道黑影，从半人高的围墙上蹿了下来，闪电似的扑到钟小魁面前。

“不给糖就捣蛋！”黑色的魔怪斗篷下，露出一个小男孩乖巧白净的脸，以及少了一颗门牙的笑容。

今天，有无数孩子以这个借口合理打劫。可，这倒霉孩子显然找错了打劫对象，心情不佳的钟小魁没精打采地朝男孩摆摆手，说：“我都还没地方吃晚饭呢，哪里有糖给你。去找别人吧。”

“不给糖就捣蛋！”男孩不为所动，笑咪咪地伸出手。

“都说了没有呀！”钟小魁把衣兜全翻了出来，找了几个硬币，“喏，哥哥身上就这么点银子了，你拿去自己买糖吃。天晚了，赶紧回家去！”

“不给糖就捣蛋！”男孩看都不看他手中的硬币，像个上了发条的玩具娃娃一样重复。几个踩滑板的孩子笑闹着从他们身边擦过，其中一个冒失鬼差点撞到小男孩。

钟小魁一把将男孩拽到身边，边斥责那些小鬼，边将男孩拉到靠墙的位置，加重了口气：“喂，小鬼，我没工夫跟你瞎闹了，快回家去！不然我找警察送你回去哦！”

“不给糖就捣蛋！”男孩抓住钟小魁的手，嘻嘻笑出了声，将他往灯光疏散的小巷那边拖。这个五六岁的孩子，力气居然比他还大！被他拖过去的钟小魁，发现自己竟无法挣脱这孩子，他稚嫩且略嫌冰冷的手掌，似有一股强悍的磁力，“吸”着他不由自主地朝巷子深处走。

不对劲。“放手！”钟小魁使劲挣扎，却怎么也甩不开这孩子的手。两人像完全被粘在一起，被某种怪力往巷子深处拖行。钟小魁的身子拼命朝后仰，鞋底几乎跟地面擦出火花，却毫无用处，他停不下来，完全被动。

沿途经过的路人，像是没有看到这有悖常理的一幕，也没有听到钟小魁的喊叫，个个都旁若无人地走过。

巷子尽头是一座早在多年前就存在的烂尾楼，摇摇欲坠地立在一片枯黄的草地里，夜

色下，似风霜满目的沧桑老头。钟小魁一直被拖到了烂尾楼的顶层。

最麻烦的是，他发现那个孩子似乎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拖着他朝前面那毫无遮拦的窗口冲了过去……

钟小魁的预测是对的。不过两三秒的时间，他就在加速度的作用下破窗而出，若不是他运动神经还算强悍，及时抠住了窗沿，他已然在万圣节当夜永垂不朽。

脚上，还有一个多余的重量——那孩子抓住他的腿，白生生的脸孔在夜色下嘻嘻笑“不给糖就捣蛋！”

你大爷的！这是什么鬼东西！悬空在几十米高的危楼外，深秋的冷风四面围袭，脚上还挂着一个诡异的小鬼，不断将他朝下拉，钟小魁叫天不应。

“如果它是一个具备攻击力的真正的袭击者，你已经挂了，钟小魁。”房间里飘出一个女人沉静又动听的声音。一张熟悉的美丽面孔，出现在窗口——二十来岁的女人，托着腮饶有兴致地望着生死攸关的钟小魁，笑意盈盈的脸庞上，浓眉杏眼，高鼻小口，黑色卷发回旋出波浪般的柔媚线条。女人戴了顶白色线帽，穿一件灰色卫衣，红色长围巾在夜风里调皮跳动。这个看上去无比普通的年轻女人出现的刹那，夜色下所有沉寂的光线似乎都被唤醒了，连天边的月色都明亮起来。无数不知来处的光芒众星拱月般汇集在她四周，带着某种显而易见的恭敬。

“是你……”钟小魁愣了愣，继而大叫，“快拉我上去！这狗东西快要把我拖下去摔死了！”

“救你可以，但你必须与我签一份协议书。”女人拿出一个卷起来的纸筒，朝钟小魁晃了晃。

“我不会签卖身契的！”钟小魁抵死不从。

“论斤卖，你也值不了几个钱。”女人一笑，“我说了，这是一份建立于双边平等自愿基础上的协议书。我数三声，在你摔死之前，你还有三秒选择权。”这叫平等自愿？这他大爷的叫平等自愿？挂腊肠一般在风中凌乱的钟小魁，悲从中来。

“一……二……”“我……签！”钟小魁从牙缝里屈服了。“GOOD！”女人打了个响指。钟小魁只觉脚下一轻，那个一直死死挂住自己的男孩不见了，只有一条金黄色的光带，嗖一声飞向窗口，落在那女人手中——一个金黄色的南瓜灯，咧着大嘴，邪邪地笑。

我恨南瓜！这是钟小魁在万圣节之夜，最心里话的心里话。

1

“爸爸，这里很冷啊！还要等多久？”纤细羸弱的少年哆嗦着，紧挨着身边差不多年纪的少女，坐在暖气有故障的小诊所里。戴帽子的中年男人不时走到窗口张望。

“我们约好十一点的。还差五分钟呢。”男人走过来摸摸少年的头，“别急，这里很安全。